

CCLC NEWSLETTER



第十七卷 第一期

Vol.17 No.1

雙月刊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PUBLISHED BIMONTHLY B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一九九六年一月

Jan. 1996

## 「既濟」與「未濟」 ——中國神學及其文化淵源（提綱）

汪維藩教授

「既濟」與「未濟」是《周易》<sup>1</sup>的第63和第64「卦」（Gua, diagrams），也就是最後的兩卦。

「濟」是渡河的意思，「既濟」是說已經過了河，「未濟」是說尚未過河。由此引伸出去，「既濟與未濟」可以理解為「已經成就而又尚未成就」，「已經完成而又尚未完成」，「已經成全而又尚未成全」，不把「既濟」作為最後一卦，卻在其後加上一個「未濟」作為結束，實際上是把歷史與自然、與人生看為一個周而復始、徐徐上騰的螺旋，既不是一條一去不復返的直線，又不是一個首尾相接的封閉環路。這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已、自強不息、不甘固步自封精神的哲學基礎。用「既濟」與「未濟」作為本文主題，旨在說明在此要闡述的，是中華基督教已經在哪些方面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在哪些方面仍待努力，既是總結與回顧，又是前瞻與遠眺。

就中國教會的神學思考建樹而言，它需要四個條件，即啓示、傳統、文化及實踐或經驗，像四根柱石，支撐著中國神學這一具有中國風格的大廈。中國教會，特別是新教教會，其信仰淵源來自於美國的奮興主義（revivalism）和歐洲的敬虔主義（pietism）。宗教改革時期高舉的「惟獨聖經」（Sola Scriptura）原則，在中國從未過時，與此相反的或與此有歧見的觀點，最多

只能停留在神學院的課堂上。不基於上帝的啓示，不以聖經作為任何一個神學觀點的「注腳」則無中國神學可言。一個脫離了中國教會的神學，一個不能為中國教會所接受的神學，很難稱之為中國神學。儘管神學距離一般信徒的水平較遠，含有他們所不能理解的內容；但絕不能成為他們所拒絕、所排斥的「信仰異物」。（它與教會及信徒的關係，將在下面再說明。）

當「中國神學」被提出來的時候，絕不意味著它將擺脫或排斥長達兩千年的使徒教會所累積的屬靈財富。只不過，不作盲目排斥的同時，也不宜盲目照搬。「述而不作」<sup>2</sup>之所以不可取，至少由於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僅僅能夠覆述前人或他人的東西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善於吸收，對中國神學之建樹有益，有助的東西；其次，「不作」是一種固步自封，停滯不前，無所作為。蘇東坡（1037-1101，北宋文學家）評吳道子（生卒年不詳，唐代畫家）的畫時，說過：「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就中國神學而言，它既要持守使徒所傳的、傳流至今的信仰與教義上的「法度」，又要有「新意」、有「創新」、有「具中國特色的神學思考」，以求無憾於中國教會的先輩，無愧於普世教會的期望。

神學，就其形態說，屬於理論一類。正如何理論基本上均來自實踐並足以指導實踐那樣，神學對教會和



信徒個人的信仰實踐或靈性實踐來說，同樣如此。而中國基督教的這一實踐或經驗，也許可以說是舉世無雙的。唐元、明末清初、清末至20世紀50年代的三起三落，特別是「文革」前後的入死出生，均為世界教會史上所罕見。從這些實踐與經驗中，應該能夠提煉出極豐富的神學思考素材；並加工為具中國特點的神學理論，借以引導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教會及其肢體，且作為一份禮物獻給普世教會。

當上帝的啓示、基督的福音進入特定文化時，必然要「穿上」<sup>3</sup>這一文化的「肉身」；而當這一特定文化薰陶下的人理解、解釋啓示與福音時，又必然帶有這一文化所特有的哲學、倫理、宗教等等觀念，並以之作為不同於其他民族神學家的著眼點與視角。所以，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與信條是一回事，基督教神學則是另一回事。前者在歷史滄桑中極少變動；後者則因時因地而異。

世界古文化中，中國文化是歷時五千年延綿不斷的僅存碩果；而且其淵源之多，確實是「諸子百家」。從地理文化學看，處於內陸的中國（Mid-Kingdom），其文化穩定性得天獨厚。而從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共生現象看，「諸子百家」的互補互礪，則又使其生生不已，永保青春。中國文化的「中」、「和」<sup>4</sup>精神，是它內在的調節機制；中國文化的厚實根基，則又是其同化並吸收異族文化，卻難以在深層被同化的優勢。佛教禪宗已經不是原初意義上的佛教；基督徒在中國從未超過總人口的6%。前者說明，任何宗教要想立足於中國，必須嬗變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宗教；後者說明，基督教楔入中國文化這一穩定了五千年的框架，其難度遠遠超出所能想像。

本世紀一百年間，中國傳統文化經受過三次嚴峻挑戰。一在「五四」運動<sup>5</sup>，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倫理道德被置於民主與科學的對立面，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被當時的激進青年所鞭撻、所批判、所否定。但這是一次輕率的、不加分析的否定，以致後來趙紫宸<sup>6</sup>指出：「舊倫理拋卻了，連舊倫理的精神也拋棄了。忠孝節義等德行，被退化式的天演學<sup>7</sup>打倒了；連忠孝節義背後的毅力、決心、奮鬥、眼淚、熱血都淘汰了…中國的新思潮運動，對於道德生活的建設方面還沒有貢獻。」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一場災難性的破壞。其嚴重性還不只是無數無價之寶的歷史文物古籍被「紅衛兵」毀於一旦。更嚴重的是，中國文化中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不論其青紅皂白，統統被徹底批判、徹底否定、徹底拋棄。其後果，幾乎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斷層，並使當時許多年輕人失去了接

受傳統文化教養與陶冶的機會，成為輕浮、淺薄的一代。三是在中國執行改革開放過程中，三十年鎖國之後的國門大開，使許多人的利欲突然膨脹，並把傳統文化視為中國貧困落後的「根本原因」，從而追求一種沒有精神在其內的物質豐富。但在三次走過低谷之後，在看到某些發達國家仍從孔子、老子<sup>8</sup>等身上汲取精神滋養之後，許多學者重又冷靜思考中國傳統中何為精華，何為糟粕。百年歷史熔爐，除去了中國文化的某些浮渣；大浪淘沙，為廿一世紀的中國淘出了傳統文化的精金。

就研究中國神學來說，一個歷經百年熬煉，被淨化了的中國文化，將為中國教會的神學思考提供一個根本的依據和參照。清末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在一定程度上倚仗其政治的、經濟的優勢，相對來說不夠重視中國文化，遠不如景淨、利瑪竇等人。這是現代中國基督教神學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翻譯聖經，是新教傳教士的最大貢獻，醫學與教育也使中國受益匪淺。但神學上的空白，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也就是新教傳入中國八十年之後，才由趙紫宸（1888-1979）、賈玉銘<sup>9</sup>（1880-1964）、謝扶雅<sup>10</sup>（1892-1992）、吳耀宗<sup>11</sup>（1893-1979）等人來逐步填補。而所有這些神學家，無一不是中國傳統文化哺育出來，無一不是帶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在進行神學思考，從而成為三、四十年代出現於中國神學夜空的晨星。這是一批謝扶雅所說的「基督徒君子」（Christian-gentleman-scholars），也就是「多具本國風格的學養與德操」的中國神學探求者。作為後輩，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國風格的學養與德操」上，已經遠不如這些前輩。而我們的後輩，則更令人擔憂。想在中國從事神學研究，或想搞出一點具中國特色的自己的東西，若無「本國風格的學養與德操」，則無中國神學之建樹可言。

唐代中國的景教<sup>12</sup>與元代中國的也里可溫<sup>13</sup>，可視為東方教會（Eastern Church）如火如荼的傳教運動在當時中國西北遼闊疆土上所結的同一個果實。這是基督教第一次進入中國。第二次則是以利瑪竇<sup>14</sup>為代表的主教（Catholic Church），於明末清初進入中國。鴉片戰爭<sup>15</sup>之後，天主教與基督教（Protestant Church）憑藉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向中國人傳教，這是基督教第三次進入中國，至五十年代初中國基督教自立，傳教士全部離開中國為一段落。八十年代執行開放政策以後，中國掀起了一個了解西方、研究西方、借鑑西方的熱潮，其中有關基督教的譯著約三百餘種。這是「五四」及「非基運動」<sup>16</sup>六十年後，中國知識分子在對待基督教態度上的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頗似古代唐僧去印度取經。誇張一點說，不妨稱之為基督教「第四次進入中



國」。它和前三者的不同處，則在於前三者均由外國傳教士將基督教傳入中國，而八十年代以來的這一次，則是由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向西方尋求真理，並通過大量譯著在青年中傳播。我們稱這些對基督教抱友善態度，且又間接為教會做了許多傳播工作的中青年學者為「文化基督徒」，其中的極少數已正式受洗加入教會。

但在感謝他們的同時，我們仍需指出，他們所為之辛勞不已的，仍僅限於對西方基督教及其神學的介紹。中國神學的漫漫長路，還得我們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實際上，我們也並非從零開始，並非站在這條漫漫長路的起跑線上。自唐代景淨開始，直到「五四」以後，乃至當代中國的許多基督教思想家已經將中國神學探索的「接力棒」傳遞多次。儘管是若斷若續，撲朔迷離。各個不同時期的中國神學形態各異，這和當時中國文化的某一部分佔主導地位有關。中國文化有如一條由各種淵源匯集而成的長河，包含儒、道等諸家。但就基督教切入的某一橫剖面看，有時是儒家佔主導地位，有時是道家佔主導地位；而儒、道本身又在歷史過程不斷嬗變。這就使中國神學儘管若斷若續，卻又異彩紛呈。本文旨趣即在於歸納一千三百年來這些紛呈的異彩，並搜尋那些已經實際存在卻仍未提煉神學的點點火花。大江東去，不復西流；但從任何一個橫剖面中，我們卻能找到中國神學的古文化淵源。今天，這些淵源若靜若動地仍被保存在中國文化的「原典」（《詩》、《書》、《禮》、《易》、《春秋》、諸子百家等等）裡面，並被積澱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之中。

本文無意將姍姍多姿的中國神學思考納入西方系統神學的框架。一部《十三經》毫無系統可言，然而這正是中國人的思路與文風。何況對中國人來說，任何東西一旦系統化、構架化，便不免停滯、凝固、僵化。筆者僅擬將中國的神學思考大致歸納為幾方面，不一定按年代先後，更搞不成「編年史」。因為文化現象有連續、有斷層、有跳躍、有滯留，中國神學思考尤其如此。進行中國神學思考的，也不一定都是中國人，如唐代生在中國的景淨原是敘利亞人，但已熟讀當時的經書，短短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不足二千字，卻涉及《易經》三十處、《詩經》三十處、《春秋》二十處，並涉及其他經書一百五十處，史書一百餘處，子書三十處。而在字裡行間，更能看出景淨將基督教與當時的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孤詣苦心。利瑪竇是意大利人，為尋求基督教與明末中國文化的融合點，不僅換上儒服，更是貫通儒學，力行儒道。上述兩人，均可視為謝扶雅先生所提的「多具中國風格的學養與德操」，從而完成各自所處歷史時期對中國神學的探求。對有爭議的人物，取

歷史分析態度，不以其後來的過錯廢其前期之言，如倪柝聲和王明道。此外，港、台乃至海外華人或非華人學者的研究成果，也均應借鑑、吸收。但由於手頭資料不多，時間較緊，加之筆者水平所限，本文只是一篇提綱性的文章。如上帝假我以年月，將繼續修訂補充，以期在有生之日成書，作為對先輩、對後人的一個交代。以上，謹就中國神學的若干方面或若干形態，分別進行探討。

95年8月3-4日寫成於哥倫比亞神學院

- (1) 《周易》亦稱《易經》（Yi Jing），譯為 Book of Changes 不甚貼切。最好按其三義作出必要的說明：（1）「簡易」——（simplicity）；（2）「變易」——日月為易，推移變化（transformity）或（changeability）；（3）「不易」——（Unchangeability），這是指自然與人生、與歷史的規律而言。《周易》成書於文王（King Wen），距今三千餘年，是中國的第一本經書原典。
- (2) 孔子語，見《論語》（The Analects）第七章。孔子（Confucius，公元前511-479）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
- (3) 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道成肉身」的「成了」有「穿上」的意思。
- (4) 中（zhong）：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和（he）：和諧，協調，相安，相生。
- (5) 「五四」：（May 4th Movement）：1919年，中國青年為抗議簽訂有損中國主權的條約而掀起的一場運動。
- (6) 趙紫宸：（1888-1979）中國著名神學家，神學教育家。
- (7) 天演學：即達爾文的進化論。
- (8) 老子：道家思想的發軔者，生卒年不詳，略大於孔子。
- (9) 賈玉銘：新教福音主義神學家，神學教育家。
- (10) 謝扶雅：宗教哲學家，晚年對中國基督教本色化及中國神學之建設，頗多發人深省的思考。
- (11) 吳耀宗：第三世界政治神學的先驅。
- (12) 景：意為福祉、光明。
- (13) 也里可溫：蒙古語，意為「有福之人」。
- (14)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
- (15) 鴉片戰爭：1840年因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引起的中英之戰，以中國的失敗告終，中國被迫簽訂辱國喪權條約。
- (16) 非基運動：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1922年由當時的激進青年發起。

本文作者汪維藩教授，現任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專授神學、聖經研究及中國文化等科目。



# Publishing as a ministry

— A Hong Kong Christian's understanding

by Eric S.Y. So

## I. Preface

Greetings to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May God bless us and our work in Frankfurt.

I thank W.A.C.C. for giving me such a good chance to share with you my understanding on the topic of the Christian publication ministry.

Before I begin to share with you, I'd like to mention two things. First, my postgraduate study was mainly in missiology in the Asian context. Therefore, the approach of this paper will be quite missiological. Second, because of my limited experience, I can only share with you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in Hong Kong. Nevertheless, I believe we can pool our experiences and resources to enrich our publication ministry.

## II. Mission of the Church

### 1. One Mission

"But you are a chosen race, a royal priesthood, God's own people, that you may declare the wonderful deeds of him who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marvellous light." (1 Peter 2:9) The Church, in theological term, is the people of God, the body of Christ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And, loca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are called the heavenly community on the earth.

We should know that, as a Christian or a Christian publisher, the basic task is to declare the deeds of God, to witness to God's love and to proclaim God's glory as 1 Peter 2:9 told us that we are chosen by God in order to declare Himself.

### 2. All works are for God's Mission

God is One and He is a God of Mission — *Missio Dei* (John 20:21). Christians ought to bear this basic concept of One Mission in mind, although we are different and our works are different. As the Danish missiologist J. Aagaard said, "The mission is one for the Church whatever it may be... that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singular in that it issues from the one triune God and his intention for the salvation of all men. His commission to the Church is one, even though the ministries given to the Church for this mission and the

given responses of particular churches in particular situ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are manifold." (*Mission Trends* No. 1 p. 16).

One cannot say that witnessing to God is merely the duty of church pastors. Neither can we separate God's Mission into ministries for churches and ministries for publication.

New Testament scholar T. W. Manson made an important observation when he said, "Only a saved community can be a saving community and only a saving community can truly be saved." Surely churches and Christian publishers are both saved communities and saving communities of God. Whatever we do (churches, publishers and even individual Christians), we do for God's Mission.

Let us use all spiritual gifts from God to respond to the calling of Christ's Great Commission as we are chosen to be Christ's followers to live for Him and serve Him no matter what our status or position is (Matthew 28:19-20; Romans 12:1; Ephesians 4:11-14; 1 Corinthians 12:5ff).

## III. Mission, ministries and publishing

### 1. One Mission, many ministries

We know that God will choose different people of different character to serve Him. He chose kings, prophets, judges and wisdom writers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 as well as different charismatic apostles in the New Testament, such as Peter, Paul, John and James.

As time went by, the Church has developed an abundance of means for Mission. Local churches, organizations and publishers us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witness to God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eople.

We can divide these diverse ministries into the following areas: Pastoral work and evangelism, education and social concern, literature, arts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theology.

However, we must agree that all these ministries are serving the same purpose. We cooperate in God's Mission. Pastors, teachers, social workers, teachers,



authors, publishers and theologians should share the same vision though our fields and concerns are different.

## **2. The publication ministry**

Christian publishing is one of the ministries in God's Mission. We act as a communicator. Through the means of publication we are able to proclaim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carry out His commission.

Christian communicators convey our message to the public for God's Mission but other secular communicators are conveying their message as well. This is the reality of our situation. We are all aware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time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So what is our uniqueness?

I am sure that we all know that as huma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develop at a rapid pace, public communication enterprises, especially secular ones, also develop quickly to make a profit. Many messages are even sent directly to our homes and offic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e must ask ourselves again: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our ministry to the public? What is the standpoint of our publication to the modern world? What is our ultimate concern and immediate means in Mission? How do we judge ourselves and other secular publishers?

Paul taught us to concern ourselves with the things that are true, good, just, beautiful, pure and lovely (Philippians 4:8). Will these be our principles? On the other hand, we discover that human thinking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in this century and that many traditional ideologies, values and moral principles have collapsed and undergone radical changes. Thus, how do we as God's communicators in publishing respond? What must we insist on and what do we have to renew? As we face challenges from the ways and means of secular publishers, will we be able to withstand all these?

## **IV. Publishing as a ministry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 **1. Christian publishing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one secular publisher in Hong Kong, Christian literature accounts for only five percent of the total sales of Hong Kong Chinese publications (*Christian Times* No. 412, 23.7.1995). This reflects roughly the same percentage of Christians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 250,000 out of six millions. With the above figure we can say that Hong Kong Christian publications are still plenty much limited to Christian circle. As far as we know, Christians, local churches and Christian schools are the main market for Christian publications.

## **2. Public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CCLC)**

### **a. Bible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writings**

Our commentaries and theological books are published mainly for church pastors, seminaries and theological students. Besides classical books such as the "Christian Classic Library", we also publish indigenous hermeneutics and contextual theology. For instance, the authors of the "Chinese Bible Commentary" are all Chinese scholars from Hong Kong, Taiwan, Singapore, Mainland China, Australia and North America. Book I of the "Asian Contextual Theology Series" has been published, and Book II will be published in early 1996. We pray that God will bless all Chinese Christian writings and make them tools for evangelization as He has called many Chinese to become His people so that the Gospel will spread to all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wherever Chinese live.

### **b. Literature and music**

Our name is "Literature Council" so we will not forget the Mission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Our literary publications are quite popular among secular book shops as many non-Christian like to purchase our books and enjoy reading them. (We have got orders from the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Public Library.) Through our literature we can help readers to reflect on humanity and on the meaning of life although the contents are not kerygmatic. Through Christian music we bring joy and peace to Hong Kong people and help them transcend the common boundaries of the spiritual life.

### **c. Education and family life**

Sixty percent of the schools in Hong Kong are Christian schools, including both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ones. We know that churches make a real impact on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ministry. CCLC has published hymns books, textbooks on Bible study and health education for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 work side by side with th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nurtu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ong Kong in God's way, though we are limited.

## **3. Heading towards the year of 2000**

We are standing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but are we Christian publishers ready to enter this coming era?

Facing a future which is full of hope and uncertainty, chances and crisis, changes and demands, what should we do to achieve the Mission of God through our ministry in publishing? From my observation I think we must consider the following trends seriously.



a. Civic modernization

Growth of technology makes our society more advanced and modernized. Modernization changes men's lives and ways of living. This tendency may create a new situation with many struggles and concern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d before. Are we aware of this and ready to respond? And, can we use modern technologies to reproduce the ancient story of Jesus Christ and give order and meaning to modern victims of modernization?

b. Cultural pluralization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has shortened the distance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us in contact with diverse culture. In Hong Kong, cultural pluralization will become an outstanding phenomenon in a city where "east meets west" commer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whic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all the time.

We know that Jesus Christ was born as a Jew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Israelites in person. Christianity used western culture as its foundation to build up and proclaim its tradition. Now, can we Christian publishers who are communicators of God make use of the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no matter they are old or new? What form will our message take to enlighten our audiences?

c. Social secular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make a city secularized (*Secular City*, pp.60-84). Social secularization will make people become materialistic,

realistic and egoistic. People living in such an environment may overlook spiritual and eschatological concerns.

I hope Christian publishers will put our efforts on both social and soteriological issues as we work on immediate and ultimate matters together.

## V. Epilogue

There is a Chinese proverb: Know ourselves and know others, then you will win all battles. I agree with this saying very much and I think this Chinese saying is applicable to today's Christian publication ministry.

To know ourselves means to recognize our basic Mission from God, the unique role and function of our ministry and also our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To know others means that we must have an open mind to this changing world as those non-Christian publishers. Study what we should learn and re-examine the trends and direction of the present communication circle.

May the Lord bless us and grant us wisdom that one day when we accomplish our ministry we will get the recognition of our Lord: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s, you have been faithful over a little, I will set you over much; enter into the joy of your master." (Matthew 25:21)

*(This is the paper presented by Rev. Eric S.Y. So, Publisher of CCLC, at one of the seminars of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on October 5, 1995.)*

## Brief News

- ◇ Bishop Stephen Wang (author of Great Hymns and Hymn Writers) of Shandong Christian Council has paid a visit to CCLC on December 5, 1995. Bishop Wang also presented his recent translated book Dead Sea Scrolls (中譯《死海古卷》) to CCLC.
- ◇ Dr Ping-ye Li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an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y has called on CCLC on December 13, 1995.
- ◇ North-east Theological Seminary offers a new program on sacred music and theology. CCLC has made use of the donations on sacred music from different churches and Christians to purchase books, teaching aids and reference for the Seminary. We pray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bless

their ministry.

- ◇ Mr David Lin, Coordinator of Asia and Pacific district of WACC has called on CCLC on December 8, 1995.
- ◇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has invited CCLC to visit Shanghai, Hangzhou and Nanjing from January 14-20, 1996. Members of CCLC's delegation team include Rev Eric So, Publisher of CCLC; Rev Canon Simon Ho,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Dr Heyward Wong, chief editor of music Rev Abraham Sen, Vice-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ev C.K. Lee,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fter the visit, Rev So will continue to visit the churches and Bible schools in Changsha of the Hunan Province.





普頌詩伴

黃永熙

## 中文譯詩泰斗劉廷芳博士（一）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本人從上海買棹橫渡太平洋負笈美洲。至紐約有機會認識了劉廷芳師母和他們的女兒，並獲悉劉博士於三個月前在新墨西哥州逝世的消息，不勝惋惜之至。當時只打算留美三五年後即返國，為那被八年戰火蹂躪的祖國盡一分力，完全沒有想到要等二十年後方能返回遠東，更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在重編《普天頌讚》的事工上有份。

劉廷芳博士是中國基督教史上的一位傑出人物，他於1892年生在浙江省溫州市。（有多處記載劉氏生於1891年，是因他出生時以農曆記載。他生於光緒十七年，即西曆1891年。但他的生辰是在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亦即西曆1892年一月。）劉博士生長在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內地會的牧師，但他自己卻加入了公理宗的教會，後來被按立為公理宗的牧師。

### I. 學業與學術上的成就

劉博士早年在故鄉溫州受教育，其後往上海進入聖約翰大學就讀。辛亥革命那年他渡美留學，先在美國南部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進修，獲Horace Russell心理學獎學金。1914年獲文學士後，即北上紐約進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心理學及教育，1915年獲碩士學位。其後往耶魯大學神學院念神學，於1918年以優異成績獲神學士學位（B.D. Magna cum laude）。從1918年至1920年他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宗教教育系任助教，同時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終於1920年獲取他的哲學博士學位，並被美國教會歷史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及宗教教育聯會（Council of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Association）選為會員。

劉博士在美國留學九年，於1920年學成歸國，被聘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同時兼任北京大學心理系教授及燕京大學神學系教授。1921年協助司徒雷登校長創立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任該院院長至1926年，之後由趙紫宸博士繼任。1926至27年出國講學，並在美國康州耶魯大學神學院及哈特福德神學院（Hartford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在此期間米度伯里大學（Middlebury College）贈送他榮譽神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奧柏林大學贈送他榮譽聖神學博士（Doctor of Sacred Theology）學位。根據

他的名片，除了Ph.D, D.D., S.T.D. 之外，還有Li H.D.（文學博士）和LL.D（法學博士）兩個榮譽學位，但頒發學位的大學名稱及日期未詳。此外在他留美期間，他被選入下列美國全國優秀生聯會的會員：Phi Beta Kappa, Kappa Delta Pi (education), Sigma Delta Chi (American Journalism), Phi Tau Phi (Chinese)。1929年，哥倫比亞大學頒發一枚名譽獎章（Medalist of the University）給他。

### II. 對教會的貢獻

劉博士學成返國的前一年，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發動了五四愛國運動，隨即產生了新文化運動。這運動可以說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對於一切的舊思想、舊學說加以價值上的重估。這運動不單影響整個中國文化，亦對基督教有極大的衝擊。當時一班反基督教的學生認為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先鋒，組成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簡稱為「非基同盟」。當他們獲悉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將於1922年四月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第十一屆大會，加上中國基督教全國大會，將在該年五月在上海舉行第一次會議的消息，便立即在三月九日發表非基同盟宣言攻擊基督教。這些如火如荼的反教活動對基督教產生不少的刺激，於是全國大會委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劉廷芳博士、東吳大學教務長趙紫宸教授及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丁淑靜女士組成大會宣言委員會，他們三人於大會開會前往杭州西湖退修三晝夜，經過懇切禱告及熱誠商討後議成一份「教會的宣言」。在宣言的第一章第二綱裡，發表了九條對「本色教會」的意見。以當時中國教會的概況來看，這宣言好像只代表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構思；但在今天的中國教會，雖然經過了多年的戰火和動亂，這宣言所提的許多點已證實不是幻象中的蜃景，乃是可以落實的清晰遠象。

（待續）

### 更正啓事

上期有關《民眾詩歌作者——趙紫宸博士》一文，最後第二段誤植為「《普天頌讚》於1936年出版時，從《團契聖歌集》選用了十首詩。……」應更正為「《普天頌讚》於1936年出版時，從《團契聖歌集》選用了六首詩，但從《民眾聖歌集》選用了十首詩。其中幾首……」



## 復活節感恩 聖樂崇拜

### 「基督，我們尊崇你」

—— 通過聖頌，默想、感謝、頌讚耶穌基督救恩

—— 探索聖樂的運用

主領：黃永熙博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音樂博士，資深聖樂家，曾任  
香港聖樂團指揮及世界華人聖樂促進會理事長）

蘇成溢牧師

（中大神學碩士，本社社長）

蔣慧民先生

（中大文學士〔音樂主修〕，聖樂工作者，合唱  
指揮）

獻唱：聖頌團

（由教會歌唱家、詩班指揮及資深詩班員組成）

日期：1996年4月14日（主日）

時間：3:00-5:00p.m.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40號）

### · 憑票入座 ·

參加者可於二月廿六日起於本社門市部及各大基督教  
書局索取門券

· 本社主辦 ·

## 合唱指揮 研習坊

—— 合唱演繹、樂譜預備、排練技巧

導師：黃永熙博士（指揮家，作曲家）

蔣慧民先生（雅誦合唱團、科大合唱團、教會詩  
班指揮）

範唱：聖頌團（由基督徒歌唱家、詩班指揮及資深詩  
班員組成）

內容：學員通過聆聽，觀摩範唱及習唱五首不同風格的  
聖頌（Anthem），掌握樂曲的演繹、樂譜的預備  
（研讀、分析、做記號），及排練的傳意與步驟  
等。

### 第一場

日期：1996年4月21日  
（禮拜日）

時間：3:00-5:30p.m.

對象：教會詩班指揮、  
聖樂學生

### 第二場

日期：1996年4月28日  
（禮拜日）

時間：3:00-5:30p.m.

對象：音樂老師、合唱團  
指揮、音樂學生

地點：九龍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1字樓

每場費用：每人HK\$100（包括樂譜與講義費）

集體報名：（3人或以上）八折

本社主辦 · 基督教文化學會協辦

## 新 書

# 教會音樂與崇拜

3409

大48開 14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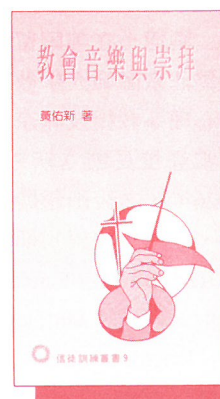
黃佑新牧師 著

本書為信徒訓練叢書第九冊。

作者黃佑新博士乃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會音樂部主任及副教授。他將其多年牧會及在教會音樂上的事奉，包括教學、創作及指揮各方面所累積的經驗與反思的心得，寫成這本小書。

全書共分七章。作者從經文、神學及歷史角度反思教會音樂與崇拜，對音樂在崇拜中的運用與展望作了提綱挈領的闡釋，並引述了西方最新的有關資料，又為使信徒更能明白本書的精簡材料，書後附上了作者一些較早時期的文章及撮譯了部分有關資料。

本書是牧者、聖樂事奉工作者和參與崇拜策畫的信徒一本很好的參考書，有助他們較全面地認識及思考教會音樂與崇拜的精義。





# 短訊

## 嘉賓到訪

- .山東基督教協會王神蔭主教（即《聖詩典考》作者）於95年12月5日到訪。王主教並親自致送其最新譯作《死海古卷》予本社。
- .中國宗教學會李平曄博士於95年12月13日到訪本社。李博士並任職於北京中國世界史學會。
- .本社前出版委員會主席現居美國的李貞明牧師及夫人於95年12月29日到訪本社。
- .普世基督教傳播協會（WACC）亞太區聯絡主任林智敏先生於95年12月8日到訪本社。

## 對外聯繫

- .本社蒙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邀請，於1月14日-20日前往上海、杭州及南京訪問。代表團成員為：社長蘇成溢牧師、執委會主席何世明牧師、副主席沈冠堯牧師、音樂總編輯黃永熙博士及李志剛牧師共五人。社長並於回程順道訪問湖南長沙的教會及聖經學院。
- .中國東北基督教神學院開設聖樂神學科課程，本社應該院之需，運用由信徒捐助的「聖樂專款」寄贈聖樂書籍、音樂教材及神學聖經參考書一批與該院。盼望上帝繼續引領幫助中國教會的人才培訓工作。

## 同工動態

- .編輯蔣慧民先生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邀請，於95年11月3日至12月29日主領「詩班員

訓練課程」。

- .社長蘇成溢牧師於95年12月及96年1月應邀分別前往基督中學、澳門志道堂及真光中學主領聚會。
- .執委會主席何世明牧師及音樂總編輯黃永熙博士在訪問中國教會期間，應邀分別在上海華東神學院、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主講專題。何牧師負責專題：「中國文化與基督教融匯的種種問題」，黃博士負責專題：「基督教聖樂發展與近代的趨勢」。

## 兒童成長與閱讀研討餐會

- .為關心閱讀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加強與小學、幼稚園的緊密聯繫，本社定於96年2月8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假尖沙咀喜來登酒店舉行研討餐會。已邀得兒童心理專家陳嘉璐醫生主講專題，資深教育工作者陳紅梅女士回應。會中並推介本社在兒童教育方面的書籍及課本。

## 聖樂崇拜及指揮訓練

- .本社一向專注聖樂的出版。前年起並得資深聖樂家黃永熙博士及年青指揮家蔣慧民先生加盟推動聖樂事工。為配合聖樂新書出版，現定於四月份舉行一連串聖樂聚會，由黃永熙博士及蔣慧民先生主持，並有著名合唱團「聖頌團」獻唱示範。（詳情請參閱加頁部分）



王神蔭主教（前左）與社長（後排中）及何世明牧師（前右）合照

Bishop Stephen Wang (left, front row) pictured with Rev Eric So (middle, back row) and Rev Canon Simon Ho (right, front row)



社長蘇成溢牧師（左），李平曄博士（中），李志剛牧師（右）  
Rev Eric So (left), Dr Ping-ye Li (middle) and Rev Chee-kong Lee (right)



# 社長室

## 「文藝」播種，

## 「文橋」長成！

去年11月8日，從馬來西亞來的「文橋傳播中心」總編輯林文采女士，隨本社委員李志剛牧師到訪。當天在場接待的，有何世明牧師、黃永熙博士及本人。林文采女士這一次來港訪問，除了分別接觸不同的基督教文字機構外，更特別指定來訪本社。原來今天在大馬已具相當規模的「文橋傳播中心」、「馬來西亞基督徒寫作團契」，與18年前「文藝」在馬來西亞舉辦的寫作營息息相關。可以算是本社昔日所播下文字使命的種子，如今已茁壯長成了。

1977年11月，本社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了一個寫作營。當時邀請了不同的寫作專家主領，包括許牧世教授，林治平、張曉風夫婦，陳許純欣女士及Ms Van Horne等。共有四十多位參加者。寫作營結束後，寫作的使命和文字宣教的熱誠卻在當地燃點起。翌年，這群參加過寫作營的人士成立了「馬來西亞基督教寫作團契」。時至今天，他們的工作包括：

1. 雜誌——《文橋雙月刊》：每期免費送出，為數達十萬份。《青春路》：一份專門以青少年為對象的刊物。

2. 華文報紙福音版——在馬來西亞六份報紙雜誌有十二種副刊，內容包括福音性和輔導性的。一年刊出500-800版次。

3. 書籍出版

4. 電台事工

5. 文字事工研討會、講座、神學研討會及遙距神學課程等。

上帝的作為實在奇妙！在人想不到的時候祂卻依然動工，在人以為已經結束的事上主仍看顧保守。十八年前「文藝」透過舉辦一次寫作營，卻造就了許多的基督筆兵，感動了千萬的心靈。

必須一提的，是已故主的忠僕黃一琴牧師。黃牧師是馬來西亞長老會牧師，昔日在該國大力推動文字工作，更與本社合作無間。1977年的寫作營更是他多方聯絡勞碌而籌備成的，可惜在寫作營舉辦前不久一次劫機爆炸事件中離世，被主接返天家。雖然黃一琴牧師不幸離世，但寫作營仍如期舉行，日後更發展出如此奮進的文字隊工。這真如聖經的話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

文字工作是默默耕耘的。沒有現場的熱烈反應，亦不常有可觀的即時回報。然而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它能跨越地域，更可經歷歲月而依然存在。十八年後我們看到「文藝」的種子在馬來西亞的成長發展，便是最佳例證。

願主內同道繼續關心支持和代禱，讓我們在新的一年里，滿有父上帝恩典的同在，並得著從上而來的智慧和能力，奔跑前面通往新世紀的大道。並祝大家在1996年生活有力，主恩常偕。

###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

門市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台灣分社：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42號9樓

社長：蘇成溢

編輯：范鳳華

電話：2367 8031

電話：2385 5880

電話：(02)8801647

傳真：2739 6030

傳真：2782 5845

傳真：883 4621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9/F, 242 SECT 4, CHENGTEH ROAD, SHILIN, TAIPEI, TAIWAN

Publisher: Eric S.Y. So Editor: Frances Fang

